

192612



與農工農羣衆結合
與農工農羣衆服務



青年出版社印行

目 錄

與工農羣衆結合，爲工農羣衆服務……………馮文彬（一）

——在中華全國學生第十四屆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論知識分子和工農羣衆結合……………蔣南翔（一〇）

與工農群眾結合，爲工農群眾服務

馮文彬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中華全國學生第十四屆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各位同學，各位朋友：

我代表中國解放區青年聯合會，慶祝中華全國學生第十四屆代表大會的勝利開幕。

這次大會是有歷史意義的一次會議，是在中國人民作了主人的地方，在中國學生運動的發源地——古都北平召開的，是解放區學生與國民黨統治區學生的勝利的大會合。特別是在全國人民熱烈地慶祝人民解放戰爭空前的勝利中開幕，使我們感到，中國的前途，中國人民與中國學生的前途，實在是無限的光明！全國不久就要解放了！美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政府在中國

的統治，即將完全滅亡！幾千年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將要被我們推翻，這是中國人民的勝利，是中國學生和中國人民一道多年努力奮鬥的成果，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的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主席正確領導的成果。

對於這個翻天覆地的偉大的革命與偉大的勝利，中國學生是有光輝的貢獻的。在三十年前的五月四日，就在我們這個大會所在地——北平，學生們首先高舉反對帝國主義與賣國政府的大旗。學生的愛國鬥爭接着便擴大為有工人階級積極參加的各階層的羣衆運動。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幕。

從「五四」運動起，三十年來，學生運動的經驗是很豐富的。我在這裏想說一說其中最基本的一個經驗，就是學生爲了革命，必須與工農羣衆結合，必須爲工農羣衆服務。

歷史的經驗證明，毛主席所說「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青年之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同工農民眾相結合」是完全正確的。

對於青年的領導存在着兩條路線：一條是要青年脫離工農輕視工農，這樣就便於訓練青年成爲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的奴僕，便於分化青年與人民羣衆的團結，便於分裂和破壞青年運動，便於鎮壓人民和青年的革命運動，這是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路線，它通過康澤、朱家驊、陳雪屏、胡適之流來執行的。

另一條路線是：要學生與工農結合，爲工農大眾服務。這是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是三十年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各個時期中廣大的革命學生所走的道路。例如「一二九」運動就是這條道路的一個實踐，「一二九」運動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掀起了救亡運動的高潮，而且提出了「到農村去」發動廣大學生與農民結合，並發揮了傳播革命理論的橋樑作用，特別在抗日戰爭中，參加

「一二九」運動的大批同學，脫下學生裝，在延安、在華北、在山東、在廣東、在華中參加了人民軍隊及根據地革命建設工作，和工人農民一道在敵後堅持游擊戰爭，建設新民主主義的解放區。其中特別著名的例子，如參加「一二九」運動的曾生同志成爲東江縱隊的創造者，北平「一二九」學生領袖之一黃敬同志則是冀中抗日根據地主要建立者之一。在解放區學校裏，從國民黨統治區進來的學生和解放區內的學生和新生長的工農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養成了爲工農羣衆服務的觀點，許多學生都親身參加了土地改革，勞動生產運動，和各種戰爭中的服務，和工農羣衆完全結成一體，這種教育的效果，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因此，三十年來一部學生運動史可以說就是一部知識分子走向與工農羣衆結合的發展史。

爲甚麼一定要和工農結合呢？爲甚麼一定要爲工農羣衆服務呢？很簡明的道理是：工人農民在數量上說，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在質量上說是

一切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其中工人因為代表着最進步的生產力，所以是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農民因為佔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所以是中國革命的主力，離開了工人農民，就沒有了中國革命，也沒有了中國。

有人承認要為國家服務，為社會服務，但不願為工農服務。可是為國家服務，究竟是為什麼國家呢？為社會服務，究竟是為什麼社會呢？在目前的中國，國家和社會的主體，或者是工人和農民，或者是帝國主義者、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難道除此以外，還有什麼旁的主體嗎？難道我們不為工人和農民服務，還替帝國主義者、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服務嗎？

又有人願意為人民服務，不願為工農服務，要知道人民羣衆主要的就是工農，除了工農以外，還有什麼廣大的人民羣衆可言？

學生和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因此，從來也就沒有所謂既不與反動的統治階級相結合又不與勞動人民相結合的獨立的學生運動

或知識分子運動。從來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就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是爲反動的剝削階級服務，或者是爲被剝削的勞動人民服務，除此以外是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的。

怎樣和工農羣衆結合呢？怎樣爲工農羣衆服務呢？

我們在學校裏讀書，首先要弄清爲誰學習？爲什麼學習？我們應當確立學習的目的，就是爲了要很好的爲工農羣衆服務而學習，就是爲了很好地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而學習。固然，學習也是爲了自己的進步，爲了自己增長知識。但是，這種求進步長知識的要求，只有和人民的利益，工農羣衆的利益相結合的時候，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就是說爲了要很好地而不是很壞地爲人民服務，爲工農服務，所以我們就要學習，就要有知識——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等一切現代知識。沒有知識，或知識不足，是不能很好地爲人民服務，爲工農服務的。

「和工農羣衆結合，爲工農羣衆服務」這句話，說是容易，但做起來，是不容易的。這是一個嚴重的思想革命，要經過不斷的思想鬥爭的過程。因此，我們要下很大的決心，放棄對工農羣衆的「優越感」，虛心向工農羣衆學習，經常關心工農羣衆的生活，了解與熟悉工農羣衆的情況，培養自己具有革命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這樣我們才能够和工農羣衆結合起來，爲工農羣衆服務。

我們大部份同學，都有很高的熱情，願意和工農羣衆結合，爲工農羣衆服務的。但是這裏有兩種結合的方法，一種是站在羣衆之上的恩賜方法，無論是救苦救難的耶穌式的，或是打抱不平的俠客式的，都自己認爲是解放工農羣衆的救世主。用這種態度去和工農羣衆結合，結果一定格格不入。我們是我們，工農還是工農，好像浮在水上的油一樣，還是沒有結合起來。我想起一個故事：有一位很熱情的同學，向工農羣衆講得舌敝唇焦，但是羣衆聽

不懂，話沒講完人都散了，他生氣地罵着說：「老子給你們服務，給你們民主，你們却不要。」當然，這樣來和羣衆結合，是一定不會成功的。

現在我又想起另外一個故事，它可以說明另一個和工農羣衆結合的方法，這就是廣東海陸豐的澎湃同志和農民結合的故事。澎湃同志過去是大學生，家裏是地主，他下了決心爲工農羣衆服務，向工農羣衆宣傳，但是羣衆却不理他，不聽他的話。他回去以後並不灰心，經過了仔細的研究以後，他就脫下學生服，改了學生腔，深入農村與農民生活在一起，農民受地主剝削的苦痛他體會到和他的苦痛一樣，並和農民在一起討論如何解除這個苦痛。他在農民之中和農民溶合在一起，農民——他自己也在內——感覺到並發揮了「自己救自己」的偉大力量。這種方法就是真正和工農結合的方法。澎湃同志真心和工農結合了，所以他受到羣衆的熱烈愛戴。成了中國農民運動的初期領袖之一。現在澎湃同志是犧牲了。但是澎湃同志和工農羣衆結合的精神

，將永遠是我們青年學生和一切知識分子的榜樣與模範。

同學們，我們希望各位在學習中，要有這樣的爲工農羣衆服務的觀點，要準備下決心到工農羣衆中，到戰鬥中，到實際工作中去鍛鍊自己成爲自覺地爲工農服務的戰士，真心和工農羣衆結合起來。

學生和工農羣衆結合，爲工農羣衆服務，這是學生運動的唯一正確的方
向，我相信全國學生代表大會一定會本着這個精神，研究並製訂在學習中、
工作中如何實現的方法。那麼，在大會以後，我們的學生運動，對於反對帝
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對於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建設工作
，將會有更大的貢獻。

論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結合

蔣南翔

中華全國學生第十四屆代表大會的決議和馮文彬同志在這次大會上的報告，對於三十年來的學生運動，作了正確的簡單扼要的總結：就是說，三十年來的中國學生運動史，是一部知識分子走向與工農羣衆相結合的發展史，知識青年需要和工農結合，爲工農服務。我現在擬就這個問題，再作一些簡單說明。

「學生要與工農結合。爲工農服務。」當我們這樣提出問題來的時候，如果仔細分析一下，那麼這句話是同時包含着兩種意義的：一是說的「可能性」：中國的學生青年，可能與工農結合，爲工農服務。二是說的「必要性」：中國的學生青年，有必要和工農結合，爲工農服務。

我們說：「中國學生能够與工農結合，爲工農服務」，這句話看起來似乎很簡單，現在差不多已經成爲大家很流行的口頭禪了，但實際上却是涉及中國學生運動底一個基本理論問題。在舊社會，中學以上的學生都是來自各種社會階層，工農子弟是少數，在社會科學的定義上，是把他們歸入小資產階級範疇內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能够和工農羣衆結合，爲工農羣衆服務，成爲無產階級所領導的中國革命事業底革命後備軍嗎？這是一個「學生能否革命」，「對學生運動應該如何估計」的根本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不但可能有分歧，並且在實際工作中發生過偏差。譬如曾經有過這種觀點：認爲國民黨反動教育下的學生是不會真正革命的，因而對於革命隊伍中來自國民黨區的學生青年，曾經發生過過份誇大他們的不可信任的一面。也有過另外一種觀點：由於轟轟烈烈地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對反動派壓迫的學生運動，都是發生在國民黨反動統治地區（這是當然和必然的事情）

，因而認為只有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學生才有革命的橋樑作用，而對於解放區青年學生底革命作用估計不足。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只有工人及貧雇農家庭出身的學生才有革命性，要在學校中實行貧雇農路線，對於其他社會成份出身的青年學生，採取輕率的排斥態度。自然，發生這些偏向，只是局部的和暫時的現象，而且都早已在實際工作中克服了。但是作為一種歷史教訓，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每一次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學生運動，參加的學生都是很廣泛，並非只限於數量很少的工人或貧雇農家庭出身的學生。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雖然學校是他們辦的，教師是他們請的，教科書是他們編輯審定的，但是就在這種學校裏培養出來的學生，却仍然要堅決地起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擁護中國共產黨。因為年青的學生們純潔敏感，熱愛祖國，他們深深知道真理是在中國共產黨這一邊，他們的絕大多數不但在學

生時代英勇地參加了革命運動，並且在以後也能始終堅持革命鬥爭。這不只是某幾個學生有這種覺悟，也不只是某一次學生運動有這種情況，而是中國學生運動在五卅運動以後隨着革命運動的發展而愈來愈明顯的總的歷史趨勢。

另外，解放區的學生運動底表現形式雖然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學生運動有着基本上的區別（前者是表現於對新的革命政權的擁護，後者是表現於對舊的反動統治的反對），但事實也證明：在中國共產黨及人民民主政府的領導下，解放區學生是能夠進行更全面更深刻的思想改造運動，能夠積極的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參加支援人民解放戰爭和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各種革命工作，他們同樣也發揮了很大的革命作用。

因此，我們說中國的學生——包括國民黨統治區的學生和解放區的學生都在內，都能够參加並堅持革命，與工農羣衆結合，爲工農羣衆服務。這是

經過了三十年來中國革命運動的實際考驗而被確切地證明了的。明確地鑒定地認識這一點，我們就能夠更有信心地推動中國學生運動的前進。

但是必須指出：中國學生雖然能夠參加革命，爲人民事業奮鬥，但並不是無條件地都能始終如一、堅持革命到底。譬如「五四」「一二九」等歷次學生運動，是不是所有的參加者都是一直到現在還留在革命隊伍內，沒有掉隊的呢？顯然不是。有很多人始終沒有離開革命崗位，並在長期革命鬥爭中，鍛鍊得更堅強了；但有些人却中途離開了革命，做了革命隊伍的逃兵，甚至墮落成爲國民黨反動派的爪牙。其原因，就是因爲他們漠視了或者背叛了工農羣衆的根本利益，不能堅決地忠誠地爲工農羣衆服務，因而就不能不使他們爲廣大工農羣衆所遺忘或拋棄，不能不使他們成爲不革命者或反革命者。因此，知識分子如要成爲一個健全的革命者，必須經過長期革命實踐的考驗和鍛鍊，自覺地改造自己軟弱的小資產階級的本性。

在過去舊社會中，在馬列主義理論未在中國傳播，中國共產黨沒有產生以前，那是根本無所謂知識分子改造的問題的，他們高踞在人民之上，洋洋自得，也毫不感覺到還要有什麼改造的必要。僅僅是自從中國共產黨產生以後，中國革命的知識分子才有了真正改造自己的可能。但知識分子需要在革命實踐當中改造自己的這種認識，也並非一開始就很明確的，早的不說，就到「一二九」運動時代的學生下鄉宣傳，當時有不少人的思想認識，還只是「有知識」的學生需要喚醒「無知識」的農民，並沒有深刻地認識到自己還需要在實際革命運動當中實行自我改造。

抗戰初期也有類似情形，剛到解放區的許多青年學生，滿腔熱忱地跑下鄉去，但和農民格格不入。農民要下地生產，他們要唱歌開會，他們不知道使自己的工作服從並服務於農民羣衆的實際需要應首先向羣衆虛心學習，而是企圖強制農民來接受他們從大城市帶去的一套花花草草的作風，結果就使